



74  
6640  
87





74  
6640  
87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僕總纂蘇若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賓禮十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兩淮都轉鹽使德水盧見曾

參校

諸侯會盟遇

蕙田案周禮邦國有疑會同則司盟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何休云古者諸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閒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也又云古者有遇禮為朝天子若朝罷時卒相遇于塗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相接何氏去古未遠其言當有傳授然則古諸侯有會盟遇之禮皆因朝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諸侯會盟遇

木下中也氏  
寄贈

91-0764





觀天子而後修之以獎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今錄曲禮所載遇會誓盟四者之義而以春秋所書者附之以見世變云

禮記曲禮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卻地曰會約

信曰誓泣牲曰盟注及至也卻閉也臨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遇會

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同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會同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並用此禮後至于五霸之道卑于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飲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舊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王敦辟盟又王府云則其珠槃玉敦知口飲血者隱七年左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敦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羊人與雞又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豕行出大雞以詛射類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懼以豕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于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列又左傳云孟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以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懼以豕

春秋昭公三年左氏傳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諸侯朝天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

所以同好惡獎王室霸王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獎己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

蕙田案此子太叔所說晉文襄之霸制

右會盟遇名義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蔑公穀作昧杜預注附庸之君未王

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疏諸侯之盟亦有增故柯之盟公羊傳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年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也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書云飲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于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敵是其事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彼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敵是其事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進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左氏傳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

諸侯會盟遇



曰儀父貴之也注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公攝

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公羊傳及者何與也

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暨暨也及我欲之暨

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為稱

字褒之也曷為褒之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

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

也昧者何地期也穀梁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

也父猶傳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

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注注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左氏傳始

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

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二年冬十月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子伯左氏作子帛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莒以和解之左氏傳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公

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

子而與之盟注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

先也注年爵雖同紀子自以為伯而先

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注盧盟在春秋前左氏傳齊鄭

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注盧盟在春秋前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左氏傳

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穀梁傳外盟不日此

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

及五帝注五帝之世道化高備不須誥誓而信自著盟詛不及三王注三王謂夏殷周也夏

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眾所歸信不盟詛也或曰周禮秋官司盟之官掌盟

載之法云盟詛不及三王者周公制盟載之法謂凡邦國有疑會同始為之不如春秋之法交質子不及二伯注二伯謂齊桓晉文

屢盟也



蕙田案荀卿亦云盟詛不及三王與穀梁同然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天子會諸侯于方岳加方明于壇而盟之三王之世非無盟也穀梁及荀子所譏謂春秋諸侯自相盟不命于天子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浮公穀作包左氏傳以成紀

好也注一年紀莒盟于密為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盟稱

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左氏傳公

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

二年九月公及戎盟于唐左氏傳修舊好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左氏傳

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注宋不書經關

十有四年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左氏傳鄭子人

來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

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

前定之盟不日夏五傳疑也

十有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越及左氏作會左氏傳及邾儀

父盟于越尋菴之盟也

蕙田案公穀皆作公及左氏傳亦云及邾儀父盟于越惟經文云公會疑誤也

莊公九年春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莒公穀作暨左氏傳齊無

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

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穀梁傳公不及



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  
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  
盟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  
不受辭出竟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  
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其  
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  
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二十有二年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  
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仇  
也

閔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左氏傳請復

季友也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  
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  
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  
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  
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  
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  
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  
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  
子也

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左氏  
傳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  
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

五豐原之卷之三十一諸侯會盟四

五



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為諸侯皆來至也

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莅盟 左氏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 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 穀梁傳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屈完及諸侯盟 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

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是為王者之事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為僅矣

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為邢謀衛難也 穀梁傳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

齊 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故在齊人上 三十有二年夏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文公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

五刑通考卷三十一 諸侯會盟遇

六



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穀

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

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七年秋公孫敖如莒涖盟穀梁傳莅位也其曰位何

也前定也其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杜注蘇子周卿士頃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左氏傳

頃王立故也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十有五年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左氏傳宋華耦來

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注古之盟會必備威儀崇贊幣賓主

以成禮為敬故傳曰卿行旅從春秋時率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與故貴而不名穀梁傳來盟者何前

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

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

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

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

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趙氏汭曰文七年十五年十七年伯國盟會不序諸侯見中國之無伯也晉襄公卒靈公幼楚人知北方可圖矣趙盾以大夫合諸侯以救鄭不及楚師以三國伐宋取賂而還新城之盟諸侯若不能忘晉者而扈之再盟以賂不克伐齊又再會以定宋文之篡諸侯以為晉不足與也鄭既受盟于楚而齊魯俱貳中國遂至于無伯矣中國無伯乃楚之所由興也春秋于靈公之盟會略諸侯不序以明晉伯中衰而楚自厥終以後君將皆稱君其爵楚君者亦所以志無伯也

十有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鄆公羊作屏穀梁作師

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



十有七年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宣公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左氏傳衛孫桓子

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

十有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左氏傳陳鄭

服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

邱左氏傳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成公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二年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三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氏傳晉侯使

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

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

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

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注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

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注降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

也注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注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

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注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

衛禮也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

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

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晉侯使卻擘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左氏傳卻擘來聘且泣盟

十有六年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擘盟于扈

襄公三年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左氏傳

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注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七年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二十有九年夏杞子來盟

范廷杞復稱子益時王所黜

左氏傳杞文公

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廷賤其用夷禮

昭公七年三月叔孫婁如齊蒞盟

婁公羊作舍

穀梁傳蒞位

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

定公三年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氏傳盟于

邾邾即邾也修邾好也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侯衛侯盟于沙

趙氏泂曰陳氏謂特相盟不書必有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紀莒無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始終也今按春秋之初王綱既墜有特相盟而後有參盟諸侯合而為亂也有參盟而後有主盟則伯者興矣自有主盟而後無外特相

盟故外特相盟雖伯主不書如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鹹孟宣十八年齊侯會晉侯盟于緡是也惟晉弗主盟而後諸侯始特相盟鹹與沙齊衛鄭皆叛晉也此特相盟所以又見于經也

八年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十有一年冬叔還如鄭蒞盟

哀公二年春王二月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 穀梁傳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

也

蕙田案以上書盟不書會

又案春秋書內特相盟者七隱元年于菟桓

元年于越十七年于趙閔元年于落姑文十

年于女栗十七年于穀襄三年于長檮是也

特相盟而不地者二文三年十三年及晉侯

盟是也公及外臣盟者二隱八年于浮來莊

諸侯會盟遇



九年于莒是也不地者一文二年及處父是  
也不稱公者一莊二十一年于防是也及戎  
盟者一桓二年于唐是也內大夫與諸侯盟  
者四文十六年于鄆邱成元年于赤棘定三  
年于拔哀二年于句繹是也因遂事而盟者  
一莊十九年公子結是也內大夫特與外臣  
盟者一成十六年于扈是也內微者與外盟  
一隱元年于宿是也諸侯來盟者一襄二十  
九年杞子是也外臣來盟者四桓十四年鄭  
伯之弟語閔七年齊高子文十五年宋華孫  
宣七年衛孫良夫是也因來聘而盟者五成  
三年晉荀庚衛孫良夫十一年晉卻犇襄七  
年衛孫林父十五年宋向戌是也內大夫出

泄盟者四僖三年公子友文七年公孫敖昭  
七年叔孫婍定十一年叔還是也外特相盟  
者五隱二年于密三年于石門定七年于鹹  
于沙八年于曲濮是也外參盟者五隱八年  
于瓦屋桓十一年于惡曹僖十九年于曹南  
二十一年于鹿上宣十一年于辰陵是也外  
相盟參以上者二僖二年于貫文十五年于  
扈扈盟諸侯不序是也外同盟者一宣十二年于清邱  
是也外與狄盟者一僖二十年于邢是也因  
侵伐而盟者三僖四年于召陵成二年于袁  
婁及僖三十二年衛及狄是也

隱公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防公羊作邴左氏傳謀伐宋也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十有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公羊作祁黎 [左氏傳  
謀伐許也]

桓公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穀梁傳會者外為主  
焉爾]

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杜注成平也宋有弒  
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 [公羊傳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 [穀

梁傳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  
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案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郟傳曰平者成也然則成亦平也公與齊陳鄭欲平

宋亂而取其賂鼎不能平亂故書成宋亂取鼎大鼎納于太廟微皆見矣尋理推  
經傳以失之

惠氏士奇曰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  
方有獄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不可謂之平平者和解兩家訓成為平  
矣矣四方獄獄莫大于弒君桓往成之不成而退反取賂焉孔子直  
書之傷天下之無王也取賂在後成獄在前左氏一之失經義矣

蕙田案春秋書成宋亂之義惟惠氏得之可  
謂發前人所未發

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氏傳始懼楚也] [公羊傳  
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益鄧與會爾]注三國會曰離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道不同

不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自三  
國以上言會者重其少從多也能決事定是非立善惡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左氏傳成昏于齊也]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羊作紀  
郕公羊作盛 [左氏傳杞求成也]

九月公會齊侯于讙 [穀梁傳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  
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注為親  
迎之禮

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穀梁  
作郕 [左氏傳紀來諮謀  
齊難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公羊傳會者何期辭  
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 [穀梁傳弗遇者志不相

禮傳卷三十一 諸侯會盟 七



得也弗內辭也

十有一年秋九月公會宋公于夫鍾公羊作夫童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十有二年八月公會宋公于虛虛公羊作鄭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傳會于曹曹

人致餼禮也

十有五年夏公會齊侯于艾公羊作鄭穀梁作蒿 左氏傳謀定許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左氏傳

謀伐鄭將納厲公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傳

謀伐鄭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樂

莊公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梁作齊人 何注齊桓行伯約束諸侯尊天子故為此會也桓公時未為諸侯所信鄉故使微者會也桓公不辭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左氏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

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

授之者也注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 曰可矣乎未乎舉人眾之辭也

注稱人言非王命眾授之以事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左氏

傳宋服故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氏

傳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二十有七年冬公會齊侯于城濮杜注將討衛也

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櫟櫟公羊作



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謀伐楚也 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

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注時桓公功德隆盛諸侯咸曰無言不從曷為用盟哉故告誓而已

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

諭乎桓公之志

十有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鹹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穀梁

傳兵車之會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鄆且東略也 穀梁

傳兵車之會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羊作霍穀梁作雋

二十有八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左氏傳討不服也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文公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十有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 左氏傳謀

諸侯之從于楚者 十有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有二月己丑公

及晉侯盟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 棗公羊作斐 公羊傳還者

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

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也 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

十有七年六月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

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宣公元年夏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七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左氏傳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左氏傳討不睦也

十有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左氏傳眾狄服也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  
十有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成公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餽諸穀

十有二年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瑱澤 左氏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

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瑱澤成故也

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 左氏傳始通吳也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穀梁傳會



又會外之也

十有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不見公左氏傳謀伐鄭也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

不見見也師不見見者悲之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

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襄公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左氏傳謀鄭故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五年夏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秋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左氏傳盟于戚會吳

且謀戍陳也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鄆人云則不辭

七年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于鄆

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邱左氏傳會于邢邱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

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

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柎左氏傳會吳于壽

夢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十有一年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羊傳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

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左氏傳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

邾人于戚左氏傳謀定衛也

十有九年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二十有一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于商任左氏傳錮欒氏也

二十有二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左氏傳復錮

欒氏也

二十有四年八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左氏傳會于夷

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二十有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氏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趙武不書尊公也注罪武會公侯向戍不書後也注後會期鄭

先宋不失所也注如期至

三十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

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氏傳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

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戍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

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不信也

公羊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

五傳專考卷三十七諸侯會盟遇

夫



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氏傳尋宋之盟也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杜注楚靈王始會諸侯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十有一年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憇左氏傳謀救蔡也

二十有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左氏傳謀王室也

二十有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左氏傳令戍周且謀納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氏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其命者亦如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十有四年五月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左氏傳謀救范

中行氏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傳范氏故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杜注會公于比蒲何注書者非邾婁子會人于都也如入人都當修朝禮古者諸

侯將朝天子必先會開際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講禮義正文章習事天子之儀尊京師重法度恐過誤言公者不受于廟

趙氏訪曰凡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某來會公于某公在內而諸侯會之曰某來會公

哀公六年夏叔還會吳于柤

七年夏公會吳于郟

十有二年夏五月公會吳于橐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郟

十有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氏傳公會

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

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乃先

晉人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

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

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兩伯之辭言

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

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

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

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 注言吳臣也

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

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



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蕙田案以上書會而不盟

又案春秋書公特會諸侯者十七隱九年于防十一年于時來桓元年于垂三年于贏于邠于謹六年于成十一年于夫鍾于闕十二年于虛于龜十四年于曹十五年于艾十八年于濼莊二十七年于城濮宣元年于平州定十年于夾谷是也會而弗遇者一桓十年于桃邱是也特會吳者二哀七年于鄆十二年于橐皋是也會諸侯參以上者六隱十年于中邱桓二年于稷十五年于袤十六年于曹定十四年于牽哀十二年于鄆是也公與伯主之會者十四僖元年于檉十三年于鹹

十六年于淮二十八年于溫宣七年于黑壤成十二年于瑣澤襄五年于戚七年于鄆十年于粗殊會十一年于蕭魚二十一年于商任二十二年于沙隨二十四年于夷儀哀十三年于黃池吳晉是也會而不見公者一成十六年于沙隨是也諸侯迎會公者二文十三年于齊于棐是也來會公者一定十四年于比蒲是也公會外大夫者一襄二十六年于澶淵是也內大夫特會諸侯者四文元年于戚宣十四年于穀十五年于宋昭九年于陳是也特會吳者一哀六年于粗是也內大夫會諸侯者一襄八年于邢邱是也內大夫特會外大夫者五文十一年于承匡宣十五年于

諸侯會通

七



無與成五年于穀襄十九年于柯昭三十一年于適歷是也會外大夫者八成十五年于鍾離襄元年秋于戚冬于戚十四年于向于戚昭元年于統十一年于厥愍二十五年于黃父是也鍾離及向皆殊會吳內外大夫會吳者一襄五年于善道是也王臣會諸侯者一莊十四年于鄧是也外諸侯相會者七莊十三年于北杏十五年于鄧僖三年于陽穀二十一年于孟文十七年于扈諸侯不序宣九年于扈昭四年于申是也特相會者二桓二年于鄧定十四年于洮是也外諸侯大夫參相會者一定十年于安甫是也外諸侯會狄者一宣十一年于攢函是也外大夫相會者二襄三十年于澶

淵昭二十七年于扈是也

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程廷珙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何法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時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持正躬自厚而漸責于人故略外也湖聘會盟例書時左氏傳

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穀梁傳會

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

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

唐復修戎好也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左氏傳盟于艾

始平于齊也

桓公十有一年秋九月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柔者何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紀左氏作杞曲

池公羊作駁蛇左氏傳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左氏

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莊公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左氏傳始及齊

平也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

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

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

會平桓莊公升壇壇土基三尺土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長其敬曹子手

劔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

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

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壇下

曹子定約必下壇者為殺牲不潔又盟本非禮故不于壇上也已盟曹子標劔而去之要盟可犯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

下自柯之盟始焉穀梁傳曹劔之盟也信齊侯也桓

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十有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左氏傳鄭服也公羊

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

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

二十有三年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公羊

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魯子

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二十有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眾也桓公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首止首止公穀作首戴左氏傳會王太子鄭謀甯

周也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

世子也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

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

子世天下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

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

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

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

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

受諸侯之尊已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

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

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

致天王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

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

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

已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

甯母左氏傳謀鄭故也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左氏傳謀王室也 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 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左氏傳尋盟且修好禮也 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左氏傳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咸歸于好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

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十有五年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 左氏傳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十有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何注因宋征齊有隙為此盟也 其後楚遂得中國 霍之會執宋公  
二十有一年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  
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傳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穀梁傳莒無

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傳尋洮之盟也 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甯

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

二十有七年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莊注諸侯 伐宋公與 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圖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何注地以宋者 起公解宋圍為此盟也宋得與盟則宋解可知也而公釋之見矣 范注地以宋 者則宋得與盟 宋圍解可知

宋圍解可知

蕙田案左氏以宋方見圍公往會諸侯不與 宋會二傳則以公會諸侯而宋圍釋宋亦與 會以左傳宋人如晉告急之文校之則宋圍 蓋未釋也左氏義長

二十有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

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二十有九年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

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

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懋盟于翟泉尋踐土之

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

子男可也

文公二年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

于垂隴 左氏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

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穀堪其事也 注晉司空非 卿也以士穀

能堪卿 事故書 穀梁傳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七年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

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

注不書所會謂不具 列公侯及卿大夫 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公羊傳諸侯



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眡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穀梁傳其曰諸侯略之也

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左氏傳報扈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左氏傳書曰公子遂珍之也注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

十有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于楚者服且謀邾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聞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傳弗及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宣公十有七年六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左氏傳討貳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成公二年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

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

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孟夏通鑑卷之三十三諸侯會盟通



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氏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七年秋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氏傳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氏傳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 左氏傳討曹成公也

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十有八年十有一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村 左氏傳謀救宋也

襄公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

同外楚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

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氏傳陳

請服也 公羊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 穀梁傳及以及與之也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

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 五年夏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雞澤



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左氏傳同盟于戲鄭服也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

十有一年夏四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左氏傳同盟于亳載書曰凡我同盟無

蕝年無壅利無保姦無畱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建二司名山川羣神羣祀

先王先公建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此者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趙氏汭曰襄公會晉悼者三同盟者四悼公既得國即圍宋彭城再會于戚遂城虎牢皆使大夫主之雞澤之役始命諸侯同盟而以大夫別盟陳袁僑為大夫專盟之始成之會成陳而會吳人為諸侯盟吳之始會于鄆以救陳而陳侯逃歸盟于戲以服鄭而鄭有異志於是會吳子于祖伐鄭成虎牢矣再駕而盟

臺城北三駕而會蕭魚鄭始服從於是會吳伐秦復以大夫主之戚之會遂孫林父廢立之謀而衛人君臣之禍成于晉矣此悼公復伯之事其於文襄之業果何如乎

十有六年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諸

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

旒然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

臣也

十有八年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阿杜注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左氏



傳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傳齊成故也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氏傳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 左氏傳同盟于重邱齊成故也

二十有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左氏傳盟于宋西門之外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

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公羊傳曷為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為殆諸侯為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 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為之會也

趙氏汭曰襄公會晉平者四會而盟者二大夫盟者一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視辨澤益專同圍齊盟祝阿而齊靈卒乃得齊莊盟于澶淵商任沙隨勤諸侯以鋼叛臣而齊始伐盟主矣再會夷儀伐齊不果重邱之盟適以成崔杼之亂而已蓋晉至平公益不競于楚於是趙武屈建盟于宋公子圍尋宋之盟于虢襄昭皆如楚矣

昭公十有一年五月仲孫纁會邾子盟于禚祥 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禚祥修好禮也 十有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左氏傳同盟于平邱齊服也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為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 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二十有六年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左氏傳謀納公也 穀梁傳公在外也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穀梁傳後而再盟公志於

後會也後志疑也

十有二年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蕙田案以上先書會後書盟

又案春秋書公特與諸侯會盟者五隱六年于艾桓十二年于武父莊十三年于柯二十三年于扈定十二年于黃是也會盟參以上者八桓十二年于曲池于穀邱十七年于黃僖二十一年于薄 諸侯不序 昭二十五年于洮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于宋 諸侯不序 昭二十六年于鄆陵是也與伯主會盟者二十二莊二十七年于幽僖五年于首止 殊命王世子 七年于甯母八年于洮九年于葵邱十五年于牡邱二十八年于踐土文七年于扈 諸侯不序 十四年于新城宣十

五傳通考卷之七 諸侯會盟通 三



七年于斷道成五年于蟲牢七年于馬陵九年于蒲十五年于戚十七年于柯陵襄三年于雞澤九年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八年于祝柯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邱會盟異地定四年于皋鼬會盟異地是也與會而不與盟者一昭十三年于平邱也公會而大夫盟者一襄十六年于溴梁是也書會不稱公者一莊十九年于幽是也內不書公外稱人者二僖十一年于齊二十九會盟異地年于翟泉是也公與大夫會盟者一成二年于蜀是也與戎會盟者一隱二年于唐會盟異地是也內大夫特與諸侯會盟者一昭十一年于禚祥是也會而弗及盟者一文十六年于陽穀是也會盟參以上者三

桓十一年于折文二年于垂隴成十八年于虛打是也內大夫特與外臣會盟者一文八年于衡雍襄二十年于向是也與外臣會盟者一襄二十七年于宋是也與戎會盟者一文八年于暴是也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注時盟不歃血但以命相誓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穀梁傳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趙氏汭曰春秋之初齊鄭一黨也宋衛一黨也齊衛之合於是始故特書之義與石門之盟同若莊二十一年鄭虢晉命于弭則不書或有謂齊衛相命以伯者雖陳氏亦引齊魯小伯及黎之臣子責備以方伯連率之事證成其說則失其實矣蓋所謂伯者為諸侯盟主也齊自胥命後不能一日主諸侯之政而況於衛乎



蕙田案以上書胥命者一

右會盟

隱公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禮若道路相逢也 疏曲禮下

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于卻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問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節用之節示威于眾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然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于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李姬及鄒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其胡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禮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

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注古者有遇禮為朝天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

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

邱注大邱也 地有兩名 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莊公四年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二十有三年夏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傳及者內為

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三十年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傳謀山戎也以

其病燕故也 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

也

三十有二年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氏傳齊侯為

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諸侯夏遇于

梁邱 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邱在曹邾之間去齊

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

桓也

趙氏汭曰以禮相見為會不行會禮為遇特相遇惟莊以前見之齊僖欲平三國宋公有疑故請與衛侯先相見于垂是故有明年鄭宋連兵之禍齊襄欲滅紀故與陳鄭遇垂紀侯是以去其國齊為楚伐鄭故請會諸侯宋公請先見齊侯是以緩于伐楚皆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隱與宋公聞衛亂而相遇齊桓



圖伯亦兩與莊公遇者桓公欲身下諸侯以成伯業故以簡使濟其勤勞也

蕙田案以上內相遇者二外相遇者二

右遇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九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龔燾馬編輯

翰林院編修龔燾錢大昕

參校

李德綱龔燾龔燾桐城方觀承同訂

賓禮十一

諸侯遣使交聘

儀禮聘禮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者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於五禮

屬賓禮

疏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若小聘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

卿大聘以其經云五介及竟張

旌孤卿建旌據侯伯之卿之聘也

盛氏世佐曰此篇所陳主大國大聘之禮然以是而差次之則大國小國之大

聘及凡諸侯之小聘皆可得而觀其畧矣凡言諸侯之邦交惟同方嶽者耳非

盡十八百國而相為朝聘也夫同在不方嶽之內而一往一來

以親仁善鄰恤小事大此情之所不能已而禮之最鉅者也

聘禮君與卿圖事

注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謀聘者為久無事則

聘故謂有事故或因聘或特行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因聘者也

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之類是特行者也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也儀禮之內見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

當與二朝面位同燕禮大射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是

禮記卷之二十三 諸侯遣使交聘



以知正朝遂命使者注遂猶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聘使使者再拜

稽首辭注辭以君不許乃退受命者必進

欽定義疏使者許諾而退不再拜稽首者辭時已拜也

此所謂一辭而許曰禮辭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人

臣之素志也

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

注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

李氏如圭曰介副也上介使大夫

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才自許謙敬也凡聘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

宰命司馬戒眾介眾介皆逆命不辭注宰上卿武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眾介者士

也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徒掌作士遠四方使為介逆猶受也疏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諸侯兼官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司徒為宰也不辭者賤不敢辭

故氏繼公曰眾介受命亦當再拜稽首

### 蕙田案以上命使介

宰書幣注書聘所用幣多少也宰又掌制國之用疏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問卿之等幣

命宰夫官具注宰夫宰之屬也命之使眾官具幣及所宜齎

張氏爾岐曰命之者宰也宰既書幣用幣之數遂命宰夫使官具之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

### 蕙田案以上具幣齎

及期夕幣注及猶至也夕幣先行之

故氏繼公曰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畧耳

楊氏復曰夕幣之禮夕陳幣以授使者然授幣而未授圭何也圭聘禮之重者

不可預授俟使者釋幣於廟釋幣於行乃遂載旌帥眾介以授命於朝於

是君朝服南鄉而授之以圭所以謹之重之也

使者朝服帥眾介夕注視其事也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布幕以承幣

皆朝服重其事也當時夕元端疏寢門外朝謂路門外即正胡處

諸侯遣使交聘



張氏爾岐曰幕非在上之幕乃布之地以為藉者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

於其前注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元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

地官陳幣於其所奉謂後享時奉入以致命束帛加璧以享君

元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

敖氏繼公曰北首變於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左皮尊故加幣於其上馬入

則亦右牽之前謂左馬之前幕之上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亭夫

在東

使者北面眾介立于其左東上注既受行同位也位在幕南

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注大夫西面辭使者

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人

史讀書展幣注展猶校錄也史書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注史展幣

揖入注揖禮率臣官載其幣舍于朝注待且行也

上介視載者注監其安處之畢乃出所受書以行

觀承案上介所受二條當作一氣讀蓋視字

雙縮乃視其所載之物所受之書以驗其相

符否也義疏甚明似宜遵之

蕙田案以上授使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告為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

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

設洗如祭祀之時

當有洗以盥手其

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釋幣於祖廟告無牲直用幣而已執幣須潔

如祭

設洗如祭祀之時

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

設洗如祭祀之時

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

設洗如祭祀之時

有司筵几於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

設洗如祭祀之時



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注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釋幣制元纁

東奠於几下出注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又入取幣降卷幣

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二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君答云古積畫候為四當為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禮記云納幣一東東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

主人立於戶東祝立於牖西注少頃之間又入取幣降卷幣

實於筭埋於西階東注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

又釋幣於行注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神之位

疏天子諸侯常祀在冬月令祀行是也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此謂平治道路之神至於出城又有轍祭祭山川之神論無險難也祭山川之神有轍壇此祭行神亦當有轍壇月令注云行至廟門外之西為轍壇學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遂受命注賓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者明自昇出不復入上介釋幣亦如之注如其於

欽定義疏眾介不釋幣職輕且辟大夫禮也

蕙田案以上將行告禰及行

上介及眾介俟於使者之門外注俟待也待於門外東面北使者

載旛帥以命於朝注旛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疏諸侯三門皋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使者乃大至朝即此朝門者皋門外矣

蕙田案諸侯三門庫雉路無皋應使者所俟

蓋庫門外也賈疏誤敖氏以為雉門外亦非

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注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介立於其左接聞命注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接猶續也

君之終使已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諸侯遣使交聘



放氏繼公曰入入雉門而右也按開命釋所以立於其左之意其實此時君不發命也上介必接開命者為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

**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注賈人在官知物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今文纁作瑤 疏纁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為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纁也下記云纁組尺鄭亦謂之纁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纁屈纁之事若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是也鄭以承玉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是以和合解之

**朱子曰今案在官上疑有無人二字**

放氏繼公曰纁以帛為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纁謂開之也開而不揜則其纁垂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高氏愈曰垂纁以示文屈纁以示敬

**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注屈纁者敬之禮以相變為敬也自公左贊幣之美 疏少儀云詔辭自右贊幣自左

放氏繼公曰屈纁以纁揜玉之上也揜之則其纁屈

**欽定義疏此時宰使者皆褻不襲執玉當襲而不襲者以非正行聘故第率其常服也**

**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注同面者宰執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既述命同面授上介 注述命者須君之言重失誤

放氏繼公曰此受皆同面別於聘時賈王之儀也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賈人眾介不從**注賈人將行者在門外北賈人反來故眾介不從以待之云賈人將行者對上賈人出玉是爾者也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注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同體為國小君也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琮圭璋璧琮以類聘 疏此經中三享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上之官陳幣不陳璧琮是以此經受璧連言束帛元者以相配之物故兼言之也

**蕙田案享君之束帛經無明文鄭以為與璧色同亦未詳何色盛世佐以為色素亦恐未然故闕之**

**遂行舍於郊**注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也曲禮曰凡為君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疏脫舍朝服探衣而行

**欽定義疏舍謂止宿於館也舍郊猶云宿於郊耳注謂**



脫舍衣服謬也

蕙田案賈疏謂在道脫朝服服深衣可補經文之闕然以解經文舍字則太鑿矣

斂旛在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斂藏也

蕙田案以上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於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於朝曰請帥奠幣注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也將猶奉也帥猶道也請道已道路所當由

次介奠幣者賤不敢授也

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注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為許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餼之

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注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

者尊卑有常差也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於門內之西北而米設於中庭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

李氏心傳曰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

張氏爾岐曰積唯芻禾謂所致之積唯芻與禾無米車也介但有餼無積

蕙田案李氏張氏之說極是

觀承案下文致館授殮眾介皆少牢則上介與上賓俱大牢可知故此注謂上賓上介皆大牢也然經文但云上賓大牢而無上介之文下但云介皆有餼而已則李氏駁之良是況下經上介雖亦大牢止飪一牢而鼎已減二又無腥一牢則禮數豈得與上賓同哉

士帥沒其竟注沒盡

郝氏敬曰遣士引導盡彼國界也

欽定義疏夏官候人以士為之周語候人為導即此士也

誓於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眾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



馬執策立於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眾  
行時從卿行旅從司馬士軍法者執策示罰  
此誓當在使次介假道之時止而誓言因上說彼國禮法訖乃更卻本而言一不謂此士帥沒竟後

蕙田案以上過他邦假道

夫入竟壹肆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為壇壇書階帷其北無

宮謂壇上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  
疏案觀禮與

己之而

敖氏繼公曰必畫階者習升降之儀也

張氏爾岐曰案廣韻壇也壇也蓋壇之形埒也壇須築土高厚有階級壘則畧除地聚土令有形埒而已此壇壝兼言壝亦有壇名也

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

蕙田案道路常服深衣至是易朝服者以習儀重之也不皮弁下於聘也敖氏以為常服朝服者非

介皆與北面西上謂入門左之位也  
疏不習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者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故舉之但習入廟聘享也

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謂公事致命者也  
疏公事謂君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者也私事謂私親於君私面於卿大夫

蕙田案以上習儀

及竟張旌誓及至也張旌明事在此

敖氏繼公曰誓之儀亦如初

乃謁闕人謂謁告也古者竟上為闕以譏異服識異言  
疏闕人問從者幾人

者幾人注欲知聘問且為有司當共委積之具  
疏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闕人卑不敢輕問尊者故問從者即知使者是大聘是小聘  
卿行旅從大夫小聘當百

以介對注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人從也  
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

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敖氏繼公曰以介數對則人數亦在其中若侯伯之國介者五人則知使者之為卿而從者五百人矣

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遂以入因道之  
疏君得闕人告即知為聘來而云使士請事

問猶停闕外君使士請訖乃道以入竟

君子不必人故知而猶問也向來賓之



蕙田案以上入竟

入竟歛壇乃展

注復校錄幣重其事歛壇變於始入疏重其事者亦恐有脫漏失錯

布幕賓朝服立

於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

注拭清也側幕而坐

乃開檀 蓋賓西面者雖不對君由是臣道異於前誓時示威信也

敖氏繼公曰拭圭者就

盛氏世佐曰經云介皆北面東上則上

遂執展之

注持之而立告在

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

注言退復位則視圭進達位

退

圭

注圭璋尊不陳之

敖氏繼公曰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藏之於櫝與

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於左皮上上

介視之退

注會合也諸於也古文曰陳幣北首

疏璧

盛氏世佐曰上介既復位賈人亦退璧而藏之有司退皮幣

馬則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

注當前幕上

敖氏繼公曰亦以壁合於幣乃奠之

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

夫人

之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而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

欽定義疏鄭以夫人聘享上介不視非也君與夫人聘

享前受命與下致命禮儀並與君同入竟而展無不

視之理經明言亦如之何獨異乎

蕙田案告者告展幣畢也兼君與夫人之聘

享而言注以此文專指夫人言者非

有司展羣幣以告

注羣幣私親及大夫者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

敖氏繼公曰有司自展既則告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此皮幣蓋不陳於幕辟君禮也

及郊又展如初

注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

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注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展幣不於賓館者為主國之人

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疏諸侯遣臣相聘無過一勞下文使卿近郊勞此乃遠郊之內得有勞問者謂同姓舅甥之國加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

五禮考卷三十一 諸侯遣使交聘



蕙田案以上入竟展幣

賓至於近郊張旌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

東帛勞

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敖氏繼公曰勞使卿以其爵同也主君於朝君則親郊勞故此禮放之而以同班蓋行禮欲其稱也下大夫使卿者其義皆然

上介出請入告賓禮辭迎於闕門之外再拜

注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於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朱子曰注中與字陸氏音餘監本作者此非疑辭不

當音餘復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

勞者不答拜

注凡為人使不當其禮

賓揖先入受於舍門內

注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

奉幣入東面致命

注東面鄉賓

賓在館如主人

賓北面聽命

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

注北面聽命若君南

注北面聽命若君南

敖氏繼公曰賓入門即北面至是而言之者亦因事而見之耳受幣蓋在庭中西

蕙田案賓初入門西面以在館如主人也及

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敖氏云入門即北面

非

授老幣

注老賓之臣大夫家臣稱老

出迎勞者

注欲賓之疏司儀注云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債

敖氏繼公曰勞者出侯於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迎之而告以欲償之之辭

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

注設於門內也物四曰乘皮麋鹿皮也疏庭

實當三分庭一在南設之今以債勞者在庭故設於門內

敖氏繼公曰乘皮設亦宜在門內之西其於勞者之南與

賓用束錦償勞者

注言償者賓在公館如

勞者再拜稽首受

注稽首

稽首送幣

注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

疏按歸賓償大夫時賓極問北

送拜皆北面蓋據賓而言受字誤也

朱子曰今案西面當作南面

諸侯遣使交聘

五禮考卷之三

九



欽定義疏授受則一南面一北面乃為訝受也拜則無南面拜之理故皆北面賈氏讀注未審耳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注揖皮出東面揖執皮者而出疏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執皮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一竹簠方元被纁裏有益

擇兼執之以進注兼猶兩也右手執棗左手執栗其實棗蒸栗

賓受棗大夫二手授栗注授不游手慎之也疏初兩手俱用既授棗而不兩手共授栗則是游暇一手不慎也

賓之受如初禮注如卿儀注出以乘錫授從者因東而釋辭請導之以入然則賓送不拜儻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

蕙田案以上郊勞

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注賓至外門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是亦廟

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疏於大廟廟受聘享以尊之若饗食則於廟廟燕又在寢廟相親也孔氏穎達曰對言之遷上所藏曰祧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云公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

蕙田案祧者廟之通稱春官守祧八人鄭氏以為每廟一人周七廟并姜嫄廟而八則不論祖廟四親廟皆得云祧也敖氏以祧為廟堂以北之稱盛世佐駿之謂廟堂以北非行禮之所其說良然

賓曰俟間注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齋戒俟間未敢間命

蕙田案以上至朝

大夫帥至於館卿致館注致至也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疏云以上卿致明有束帛可知賓

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注卿不俟設饗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為新至非大禮也疏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下直云宰夫朝服設饗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狼矣致館有束帛致館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下記云館不致是也然此俟伯之卿禮其公之臣亦以幣帛致

諸侯遣使交聘



朱子曰案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飧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其為致飧耶詳又見下章

秋氏繼公曰致命者致其君致館之命也致命於門外者以無幣也

蕙田案注疏以致命為致飧與上致館為兩節經無明文朱子辨之是也秋官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氏以為如郊勞也然則致館之禮與郊勞畧同郊勞有幣則此亦當有幣賈疏謂致館有束帛者得之其卿致命亦當在舍門內東面經不具者互見於郊勞也敖氏以為在門外誤

又案以上致館

宰夫朝服設飧

注食不備禮曰飧 疏對養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類惟有用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曰不備禮也

欽定義疏飧夕食也故字從夕古者自大夫以上日食

必有牲鼎朝食殺牲則祭肺夕食不殺牲但餼朝食之餘則祭牢肉而已是饗則豐而飧則殺也此所設

視饗禮為殺故謂之飧若曰僅可其夕食云爾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注中庭之饌也飪熟也熟在西

腥在東象春秋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 疏云中庭之饌者對下文是堂上及門外之饌也鼎西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膾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陪鼎三則下云膾腥是也

敖氏繼公曰牢太牢也太牢者牛羊豕各一也飪鼎九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飪在西腥在東以西為尊也腥減二鼎亦明其輕於飪也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注八六者二數也凡饌以豆為本堂上八豆八簋六

門外米禾皆二十車

注禾稟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

介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二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

十車薪芻倍禾

注西鼎七無鮮魚鮮腊

其陳亦如饗餼 疏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

雖有生牢不取數焉米陳門東禾陳門西

諸侯遣使交聘

七



盛氏世位曰上介之牢西鼎減二無東鼎堂上之饌亦減二無西夾之饌米禾薪芻皆半於賓此其殺也

眾介皆少牢注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新至尚熟堂上之饌四豆四

故玉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

敖氏繼公曰少牢五鼎羊豕魚腊膚與饋食之鼎同也此少牢故無堂上之饌

欽定義疏五鼎當以少牢為準有膚而無腸胃賈氏援玉藻注以疏此恐玉藻注本無據也歸饗餼士介無堂上之饌則設殮無之可知

蕙田案以上設殮

厥明訝賓於館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皮弁聘至於朝賓

入於次注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朝皮弁服乃陳幣

國廟門外以布帟陳幣如展幣焉圭璋賈人執纘而俟

蕙田案以上賓至朝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注擯謂主國之君所

使出後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敬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闕西北而上擯在闕東闕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而承擯在上擯東南西面各百次序而下末介末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擯之請事進南而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於公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也徹參介步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擯疏此擯陳在手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上擯入向公前北面受命出門南面遂揖賓使前擯者執南行賓至末介北東面上擯至末擯南西面止揖者俱立定乃揖而請所為來之事賓對訖上擯入告公乃有命納賓也

蕙田案敖氏以擯止三人又以賓位西方東

面介東南西北面西上擯者西面請事皆與注

異當從注說

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注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

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於是賓主人皆謁疏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謁也

敖氏繼公曰大門內者其在門東西面與納賓辭曰真君須矣吾子其入也既明道之以入

五禮通考卷三百一 諸侯遣使交聘



賓入門左

注內賓位也眾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揖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

公再拜注南面賓

蕙田案以上迎賓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注每門輒揖者以相人偶為敬也凡君與賓入門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張與闕之間士介拂旅賓人不中門不履闕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旅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故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也諸侯三門皋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閣門亦有二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逼是以每門皆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

蕙田案諸侯三門庫雉路無皋應疏非是

朱子曰案江都集禮廟制諸侯立廟宜在中門外之左古者宗廟之制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與此疏之說不同未知孰是

欽定義疏古者廟必分昭穆故喪服小記曰耐必以其

昭穆士虞記亦曰以其班耐敖氏乃謂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是置昭穆於不問而直以東為上也一有升耐則四親廟俱當動移此豈耐以其班之意乎賈氏昭東穆西而太祖居中近之矣然諸廟平列而無南北上下之殊揆之禮意亦未為得七廟五廟之說惟朱子用孫毓之說為可從其有每門每曲者何也人大門北行折而東入廟又有西鄉之門為廟與朝之限此即謂之閣門也既入閣門則當有南鄉都宮之門又一門也都宮內左昭右穆其廟門之外或亦各有閣門東西相鄉與

蕙田案廟朝之限應作閣門

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

注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既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三於禮



可矣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

敖氏繼公曰公揖賓而入禮之也凡主人與賓揖而入門有二義俱入則為道之自入則為禮之

賓立接西塾注接猶近也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上揖亦隨公入門東東上

少進於上

蕙田案以上揖賓入及廟門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司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

賈人東面坐啟積取注賈人入陳幣東面俟於此言之就有事也

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注授圭不起賤不與為禮也不言初襲者賤不賜也纁有組繫也

敖氏繼公曰玉尊不與幣同陳故事至乃取之

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注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不襲者以盛其有尊者則賜無藉者則襲

賓襲執圭注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為其相敬也玉藻曰服之合賜以盡飾今既執玉以瑞為敬若又盡飾而

賜則掩蔽執圭之敬故不得賜也充猶覆也

敖氏繼公曰襲謂襲上衣不見袂衣也賜以圭為尊吉服以襲為異不言垂纁可知也

擯者入告出辭玉注擯者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納賓賓

入門左注自關西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注隨賓入也介無事止於此今文無門三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賓升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神揖



方氏苞曰此經三退即司儀所謂三辟也同有事於楹間退之外別無辦法注疏強為分別似未當

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

注側猶闕也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為之者凡

襲於尊者公序站之間可知也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疏凡廟堂皆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右壁開戶棟南一架謂之楹則楹北有二架楹南有一架今於高楹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入堂深也

方氏苞曰中堂言南北之度東楹之間言東西之度故曰與

為差遠近

蕙田案經文云側者皆訓獨不獨聘禮為然

盛世佐以側為堂東偏非

賓者退負東塾而立

注反其等

賓降介逆出

注逆出由便

李氏如圭曰逆出後入者先出

賓出

注使藏之授於序端

叔氏繼公曰公受玉時亦垂纁宰既受之則屈深矣

楊降立

注楊者冕上衣見楊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充美為敬之論語曰素衣麻裳皮弁時或素衣其裝同可知也裝者為溫表之為其裝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禮者左降立候享也亦於中庭古文楊皆作賜

蕙田案以上聘

擯者出請

注不必賓事之有無 賓禘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

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

注皮虎豹之皮攝之者右手并執前

足左手并執後足毛在內不欲文之預見也內攝之者兩手相鄉也入設亦參分

致命張皮

注張者釋外是見文也

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

注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

自前西

張氏爾岐曰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庭實即張之見文相應為節也

賓出當之坐攝之

注象受於賓

張氏爾岐曰當公於堂上受幣士亦於堂下受皮

賓出當之坐攝之

注象受於賓

左



張氏爾岐曰士初受皮如前張之皮賓出降至庭乃對賓坐而攝之當對也

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

注如入左在前皮右首者變於生也

張氏爾岐曰執皮者初入時行在前者立在此受皮者東行亦立在此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也曲禮云執禽者左首此右首是變於生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

蕙田案敖君善據士昏禮改右首為左首但士禮與諸侯不同獻與受禮亦有別必執彼以例此則拘矣今依經文為定

又案以上享

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

注如公立於中庭以下

敖氏繼公曰夫人不可以親受故君代受之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也

蕙田案以上聘享夫人

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

注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釋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

敖氏繼公曰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

蕙田案以上因聘有言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

注公事畢賓奉束帛致請覲

注覲見也鄉將歡敬也不用羔因使而見非特來一疏自此盡訝受馬論賓將私覲主人不許而行禮賓之事

請禮賓賓禮辭聽命擯者入告

注告賓許也

蕙田案主人請禮賓賓聽命擯者入告為禮

賓第一節

宰夫徹几改筵

注宰夫又主酒食者也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於牖前莞筵紛純加纁

此筵上下大夫也周禮曰筵國賓於牖前莞筵紛純加纁

楊氏復曰神席當正前之中故以展前為據賓席在西北故以牖前為據地道尚右故牖前西北之位家鄉國皆以為重士冠禮子筵於戶西士昏禮婦席於戶牖間鄉飲席於牖前鄉射賓席於戶牖之間周禮筵國賓於牖前其名不同皆不越乎此位也

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

注公出迎者已之禮更端也

注是公禮故不出迎此禮賓私禮故出迎

欽定義疏聘享賓所以致其君命禮之正也初已迎之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一 聘儀 禮後遣使交聘



於大門內矣至執圭時公先入不出迎賓致君命未全乎賓也此禮賓則已所以自盡賓可全乎賓矣故迎之

蕙田案公迎賓入為第二節

公升側受几於序端注濼几也今文無升

揚氏復曰禮賓之初有三節受几也受醴也受幣也三者公親受於序端而後授賓奉之至也設几主為醴故受几受醴皆於筵前禮莫重於幣故受幣當東楹前行聘享時賓東面主君西面訝授受以賓奉君命不北面此以主君禮賓賓臣也故受幣北面

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注內拂几不欲塵玷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

款氏繼公曰几執几皆橫執之惟設時乃縮也

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注進就賓也疏宰夫奉几兩

東面俟注未設也今文設為楮公壹拜送注公尊也古文壹作一賓以几辟注辟位北面

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注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几賓左几成也几賓左几者對神右几也

蕙田案賓受几設几為第三節公先一拜賓

後再拜不降者禮未成也

宰夫實解以醴加柶於觶面枋注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實解以醴自東箱來不

面攝不訝授也疏云西面向賓宰夫自東箱來在公旁側並授與公是以下文公側受醴不訝受故不面攝也

李氏如圭曰柶之大端為菜小端為枋而前也几主人受賓醴者皆面枋賓迎受之皆面葉冠禮贊者酌醴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

夫而枋公受之亦面枋也

公側受醴注將以飲賓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復位公拜送

注賓壹拜者醴賓以少為貴

欽定義疏凡授醴之禮皆受者先拜

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注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

款氏繼公曰凡擯者之退近則中庭遠則負塾皆視後事之久速以為節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諸侯遣使交聘

七



賓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庭實設注庭實乘馬

盛氏世佐曰庭實或皮或馬惟所有耳經於享禮言皮於禮賓言馬互見也

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觶尚擻坐啐醴注降筵就階上執觶右手以柶祭醴訖降

筵北面以柶兼并於鞞兩手奉之此降筵啐醴亦在西階之上

李氏如圭曰

擻即葉也

盛氏世佐曰尚擻者倒執之變於建也凡執柶者持其枋

蕙田案賓受醴啐醴為第四節賓先一拜而

公拜禮之變也啐醴不拜禮未成也

公用束帛注致幣也言用尊於下也亦受之於序端建柶北面奠於薦東擯者進相

幣注幣以幣賓降辭幣注不敢當公禮也公降一等辭注辭賓降也栗階升聽命

楹北面注亦訝受而北面者禮主已已臣也升再拜稽首受幣當東

退東面俟注俟君拜也北面者謙若不敢當階然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注不俟公

再拜者不放當公之盛也公再拜者事畢成禮賓執左馬以出注受尊者禮宜親之也效馬者并左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注從者右酌授之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

欽定義疏下記云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

訝受之故注以從者為士而即以介當之也然經言

士者非一大抵皆公私執勞役之賤臣非是貴者上

經享禮士受皮公家之臣也士昏納徵士受皮士家

之私臣也其他舉鼎舉尸亦士為之推類可見矣然

則此受馬者當與公食之受皮者同未必介為之也

蕙田案賓受幣為第五節賓聽命降拜又升

再拜執臣禮也公壹拜賓降又再拜尊賓也

又案以上禮賓

賓覲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

首注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覲用束錦辟享幣也總者總八轡牽之贊者居馬間

扣馬也入門而有私事自闕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覲

諸侯遣使交聘



也疏賓總八轡在前牽之二人贊者各居兩馬間各用左右手扣一匹

欽定義疏贊者蓋即受皮受馬之有司皆使者之家臣非必賈人之屬賈人專掌圭玉聘享後無事矣

擯者辭注辭其臣賓出注事畢

蕙田案賓入門右奠幣以臣禮見為私覲第一節

擯者坐取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於東塾

南注將還之也贊者有司受馬乃出凡取幣於庭北面疏贊者待有司受馬乃出以幣可奠之於地馬不可散放也

敖氏繼公曰有司牽馬亦二人者不可多於贊之贊者也西面於東塾南御賓也然則賓之外位常接西塾矣牽馬者蓋在擯者之南少退

欽定義疏牽馬用有司二人而不以一擯可見訝受馬之從者亦非士介矣

擯者請受注請以客禮受之賓禮辭聽命注賓受其幣贊者受馬

蕙田案擯者取幣還賓賓聽命為第二節

牽馬右之入設

注庭實先設客禮也右之欲人居馬左任右手便也於是前門右時賓奉束錦總乘馬一時入無先後之別是臣禮今此入設下乃云賓奉幣是庭實先設客禮也

皆入門左西上注以容禮入可從介疏對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注公再拜者以其初賓三退反還負序注反還者不敢與授圭同振幣進

授當東楹北面注不言君受畧之也

敖氏繼公曰振幣去塵乃授君以示敬

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注自由也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此亦並授者不自

前左由便也使其已授而去也受馬自前變於受皮疏牽馬者四人各在馬西右手執馬而立士受馬從東方來由馬前各適牽馬者之前還適其後適牽馬者之東馬西而受之牽馬者自前行而出之

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為節也

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注自由也疏士既受馬其最西頭者便即出門不須由馬之前其次東三匹者皆由西於馬前而出也

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注拜送幣於階東以君在堂鄉之疏賓拜送幣私親已物故也前享幣不拜送致君命非已物也

拜也君降一等辭注君乃辭之而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

禮記卷之四十五 諸侯遣使交聘



起也注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盛氏世佐曰此即公降一等之時擯者所釋之辭也凡公之辭賓皆擯者贊之

蕙田案聘禮所載主賓之辭甚多於此著之者舉一以見例也敖繼公謂君降一等辭而賓又將拜故擯者云然則多一層周折矣當依盛氏之說為是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注成公少退注為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注廟中宜清公降立蔡氏德晉曰側授宰幣自以所受束錦授太宰不用贊也降立俟介觀也

蕙田案賓奉幣入至公授宰幣以賓禮見為第三節

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注錦錦之文織縛者也禮有以少文為貴者後言束辭之便也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

人贊注儷猶兩也上介用皮盛氏世佐曰皮以兩紉於賓也二人贊人執一皮也

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注皆者皆眾介也贊者奠皮出擯者辭亦介逆出注亦事畢也

蕙田案上介及士介入門右奠幣用臣禮為第四節

擯者執上幣士執眾幣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注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眾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

委皮南面注擯者既釋辭執眾幣者進即位有司得委之南面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執幣者西面北上注擯者請受

立於門中擯者出門西面於東塾南請受士執幣者進立擯南西面北上執皮者南面委皮於門中北上乃為文備也

蕙田案上云請受標其目此云請受實其事

諸侯連捷交聘



本無二節賈疏補經文次第極明

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

注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

蕙田案擯者執幣還介介聽命為第五節

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

注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

授之義 疏享時庭實使人執之不奠於地以得親

公再拜 注拜中庭也不受於堂介賤也

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

注進者北行參

分庭一而東行當君乃復北行也

介出宰自公左受幣

注不側受

有司二人坐

舉皮以東

張氏爾岐曰上介親禮竟

蕙田案上介覲為第六節

擯者又納士介

注納者出

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

注不取

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

注禮請受賓固辭 禮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

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為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

答再拜擯者出立於門中以相拜

注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門中

贊告

放氏繼公曰公鄉欲親受幣故不受其奠幣之拜士介終不敢授公乃答之

士介皆辟

注辟於其東

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

注侯擯者執

欽定義疏士三人主國之有司受士介之幣者擯者已

執上幣故只須三人而已取幣北面東上者以公在

東也

擯者進

注就公所也 疏以公在庭故擯者自門外來進向公左授幣與宰也

宰夫受幣於中庭以東

注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

執幣者序從之

注宰夫當以宰夫當

張氏爾岐曰以上原介覲

蕙田案士介覲為第六節賓上介尊故始以

臣禮終以客禮士介卑故始終不敢當客禮

五禮重客三事 諸侯遣使交聘

三



也

又案以上賓介私覲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注賓既告事畢眾介逆道賓而出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

注公出眾擯亦逆道紹擯及賓並行間亦六步及大門內公問君注君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

眾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擯紹擯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擯往來傳君命南面蓬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為此公問君之類也

朱子曰案所引論語非聘事意畧相類耳

賓對公再拜注拜其無志公拜實亦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

首公答拜注勞以道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

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如也足躡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疏此送賓是上擯孔子為下大夫得為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為相也

李氏如圭曰凡共者不答拜

蕙田案以上公送賓問君問大夫勞賓介

賓請有事於大夫注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

郝氏敬口心請於主君臣無私交也

公禮辭許注禮辭一辭賓即館注少休息也即就也疏此一日之卿大夫

勞賓賓不見注以已公事未行上介以賓辭辭之大夫奠鴈再

拜上介受注不言卿卿與大夫同執鴈下見於國

張氏爾岐曰注見朝君見來朝之君也卿見來朝之君執羔此見來聘之賓執鴈是下於見朝君也

勞上介亦如之疏此一日之卿大夫

敬氏繼公曰勞之於其館上介亦不見士介為受鴈也

蕙田案以上卿大夫勞賓介

君使卿韋弁歸饗餼五牢注饗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韋韋之弁兵

蓋韋布以為衣而素裳牲後曰饗生曰饗疏韋弁尊

陳氏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一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爵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韋弁為敬韋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諸侯遣使交聘

三



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注朝服示不受也有司入陳注入賓所館之廟陳其積

饗注謂饗與腥一牢鼎九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

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

局鼎脚臠臠蓋陪牛羊豕注陪鼎三牲臠脚臠臠陪之庶羞加也當

膏豕肉也唯燔者有膚此饗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窆必不食園腴犬豕曰園若然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宮必有碑者按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鄉飲酒鄉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言所以識日景者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也引陰陽者又觀碑景南北長短十

朱子曰按注內引字疑當作別又今禹墓窆石尚存

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窾以受紼引棺

者也然則窾亦用石矣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

桓楹豈天子諸侯以石故謂之碑大夫以下用木故

謂之楹歟廟中同謂之碑則周皆謂石也

楊氏復曰陽胃而謂謂下羊腸曾同一鼎不與其牛羊腴臠也  
教氏繼公曰註鼎以牛為上陪鼎以麋為上古者宮庭有碑蓋居其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識深淺也蓋發諸辭云陪牛羊豕豕明其鼎相當也  
盛氏世佐曰正鼎曰鼎陪鼎曰蓋皆所以覆物也與其名者鼎大而蓋小也鼎以他物為之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言蓋而不言局陪鼎小其手舉之與先儒以蓋為語附非

蕙田案注疏不解蓋字當以盛說為長

腥一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於阼階前西面南陳如

飪鼎二列注有腥香所以饗賓也堂上八豆設於戶西西陳皆二以竝

東上韭菹其南醢醢注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醢醢汁也屈

菁菹菁菹北鹿麋鹿麋東葵菹葵菹東蜩蠃醢醢東韭菹案公食大夫公親食賓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此經菹醢不自相當皆交錯

陳之故云錯也  
敖氏繼公曰屈者醢醢西昌本昌北麋麋西菁菹菹南鹿麋麋西菹菹北麋麋出折而下所謂屈也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 諸侯遣使交聘

三







屈結也上西夾饌六豆直言北上不云西北上此獨云西北上者見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

蕙田案疏次北有鹿麇北當作西

壺東上西陳

注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朱子曰今按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經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竝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饌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西陳之疏於東夾之豆亦云於東壁下南陳其布置之次序亦是南陳下又云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凡此皆與經文合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以簠簠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覽者詳之

蕙田案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二夾所陳

六豆最北六簠在豆南四鉶在簠南兩簠在鉶南所謂南陳也東西夾布置兩兩相等故云亦如之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豆簠鉶在在西夾者東陳在東夾者西陳不特與經文不合并失疏家之旨矣其六豆次序當云韭菹東醢醢醢南昌本又南麋麇麇西菁菹菁菹北鹿麇又北韭菹乃為南陳疏家布置東西夾之豆皆與經不合今依朱子正之

故氏繼公曰鼎皆西而北上故東西夾室之饌皆西北上鉶鼎東面北上故堂上之饌東北上各順之也屬鉶者於堂上屬醒者於夾室亦異尊卑也夾室之饌先西後東是腥牢亦以酉者為尊矣凡鼎俎恆奇豆簠之屬恆偶而鼎自三以上則豆簠之數率降於鼎者一鉶之數率降於豆簠者兩故此鉶鼎九則堂上之饌八而鉶六腥鼎七則東西夾之饌六而鉶四也一牢則兩簠故堂上兩夾之數同

醢醢百齏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

注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 醢齏瓦

器其容亦蓋一殼放入云簠實一殼又云豆實三而成殼四升曰豆則簠與簠同受斗一升也



郝氏敬曰十以為列謂左右直列醴五行在碑東穀味居左醴五行在碑西肉味居右也自飪一牢以下至此皆所謂養也

籩一牢陳於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西牛羊豕

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

籩設於門東為三列東陳

陳薪芻倍禾

蕙田案米禾皆以十車為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輶則皆

北鄉教氏以東陳為西輶者非

又案有司入陳為歸饗餼第一節

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揖入及廟門賓揖入

朱子曰按疏內者下幣字疑當作敵

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

於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賓從升堂北面聽命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一

禮

注籩生也牛羊手牽之豕東之寢右亦居其左

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疏享時庭實入設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東西為列者橫陳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稻梁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而稻梁居其間也

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數名也今文籩或為籩疏上文飪一牢腥二牢是二牢死故米禾皆三十車

注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耳疏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陳北輶者以其內向為正故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注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故賓在門內謙也



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注大夫以束帛同致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

張氏爾岐曰大夫東面致命在西階上也賓降階西再拜東階之西也殊拜者分別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

大夫辭升成拜

注尊

受幣堂中西北面

注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

大夫

降出賓降授老幣

蕙田案大夫致命賓受幣為第二節

出迎大夫

注老家臣也賓出迎欲償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

等大夫從升堂

注賓先升敵也皆北面

庭實設馬乘

注乘四馬也

賓降堂受老

束錦大夫止

注止不降使之餘尊

盛氏世佐曰大夫不從降者儀禮輕也注說似曲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

注不言致命非君命也

大夫對北面當

楣再拜稽首

注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

受幣於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送於外門外再拜

注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

蕙田案賓償大夫為第三節

明日賓拜於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

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

蕙田案賓至朝拜謝為第四節

又案以上歸賓饗餼

上介饗餼三牢

敖氏繼公曰三牢亦降以兩也

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注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賓介皆異節

腥一牢在東鼎

七堂上之饌六

注六者賓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筮及籥如上賓

禾

注凡凡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

敖氏繼公曰死牢飪與腥也牢十車明二十車也

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注凡凡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

諸侯遣使交聘

三



介韋弁以受如賓禮注介不皮弁者以其受大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 饋之兩馬束錦注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饋禮如卿使者受賓饋禮當庭同

蕙田案以上歸上介饗餼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於門外注牢米不入門畧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

上牢在其南西上

欽定義疏士介四人亦各館餼大牢以下為一人言之其餘從同故云皆也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注執紉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畧之士

者在工商之館宰夫從外來宜在門西東面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注受於牢東拜右受由前東 無賓注既受拜送之矣明日眾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

蕙田案饋石經及宋元本皆作擯故楊復李

如圭皆云當作饋監本已改正今從之下無

饋同

又案以上歸士介

賓朝服門卿注不皮弁別於主 卿受於祖廟注重賓禮也祖王父也 下大夫

擯注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於外門外再

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

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宇也 疏于門屋宇也下云賓入三

命注亦從入而出請 擯者請

敖氏繼公曰不几筵之義有二禮太重者不設此類是也禮差輕者亦不設小聘之禮是也

庭實設四皮注麋鹿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注皆

致命注致其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

中西北面注於堂中央之西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無擯注不

也

蕙田案以上問卿

諸侯遣使交聘



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覲幣注面亦見也其謂賓奉幣庭實從

庭實注庭實入門右大夫辭注大夫於賓入賓遂左注見私事也雖敵賓猶

曲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庭實設揖讓如初注大夫至庭中旋

主人固辭於客然後復就西階庭實設揖讓如初注大夫至庭中旋

門右大夫階下辭賓賓遂門左大夫至庭中迎賓大夫迴旋與賓揖而注大夫至庭中旋

並行北面言如初者大夫不出門唯存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大夫升

一等賓從之注大夫先大夫西面賓稱面注稱舉也舉相大夫

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於楹間南面退西面立注受幣楹間

幣進北面授疏凡授受之義在於兩楹之間皆是體敵禮敵賓當楣再拜

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注受幣楹間

蕙田案以上賓私面於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注特面者異於主君上

介始覲不自別也上注特面者異於主君上賓則眾介皆從之

欽定義疏問者君禮也面者私禮也賓於卿先問而後

面公私兩有之上介以下則致其私情而已故賓問

則上介及士四介皆從之問面相因面亦不改也上

介有面無問曰特

皮二人贊注亦僮入門右奠幣再拜注降大夫辭注於辭上擯

者反幣注出還於上介也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注大夫亦先升一介升大夫再拜受注亦於楹間介降拜大夫降

辭介升再拜送幣注介既送幣降出擯者出請眾介面如覲

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

禮請受賓辭注賓亦為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於門

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於中庭士三人坐取

羣幣以從之

蕙田案以上介面卿

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於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不顧

注去

方氏苞曰士介面卿一與覲君之禮同何也擯者下大夫也使下大夫相

拜而士介與國卿覲面而相為禮則彼此皆不能安故禮以有所窮而同

五豐要卷之三 諸侯禮交聘 完



擯者退大夫拜辱

注拜送也

方氏曰擯者下大夫也以同僚而共己之私事故拜其辱擯必以下大夫者介乃下大夫也將聘君之命以問卿若使公士或私屬為擯則禮不稱

蕙田案以上介私面於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注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

上介朝服三

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注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疏問下大夫使上介是

各於其爵易以相尊敬者也

其面如賓面於卿之禮

蕙田案以上問嘗使者

大夫若不見

注若不見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

幣禮不拜

注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疏拜是致敬之事不可人代之拜

蕙田案以上主國大夫有故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注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詞當稱寡小君

上以竝東陳

注簋豆六者下君禮也設於戶東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臨屈六簋六豆

故氏繼公曰凡設簋豆自二以上皆先立而後簋乃言簋豆者文順耳此六

六簋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簋繼之而東

釀者以無牛故也此禮主於飲君之禮主於食也

欽定義疏凡一豆一簋者則一脯一醢此簋豆各六注

乃直以脯醢當之何也豈其六脯而六醢邪當以菽

氏之說為正

壺設於東序北上二以竝南陳醲黍清皆兩壺

注醲白酒也黍次之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間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醲白酒尊

先設之

疏上言白明黍梁皆有白下言清明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

明醲即是稱清即是梁也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

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醲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

蕙田案六壺盛三酒為三行稻最北黍在南

次之梁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西清酒在

東竝陳

大夫以束帛致之

注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疏周禮掌客云

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

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賓如受饗之禮

疏周禮掌客云

饋之乘馬束錦上介

疏周禮掌客云

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

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賓如受饗之禮

疏周禮掌客云

饋之乘馬束錦上介

疏周禮掌客云

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

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賓如受饗之禮

疏周禮掌客云

饋之乘馬束錦上介

疏周禮掌客云

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

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賓如受饗之禮

疏周禮掌客云

饋之乘馬束錦上介

疏周禮掌客云



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饋之兩馬束錦注四壺無稻酒也

敖氏繼公曰四豆者去菁菹鹿麋四籩者去形鹽脯四壺者去梁酒不言其位如賓可知

蕙田案四壺鄭以去稻酒敖以去梁酒經俱

無明文敖義較長

明日賓拜禮於朝注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

蕙田案以上夫人歸禮於賓

大夫餼賓太牢米八筐注其陳於門外黍稷各二筐稷四筐二以疏南陳無稻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

疏按享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太牢有筐米者彼為君禮此是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

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

送注老室老大夫之貴臣上介亦如之眾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

以致之注米六筐者又無梁也土亦大夫之貴臣

敖氏繼公曰米六筐黍稷各二筐也

然則大夫所歸之米皆有梁也注誤

蕙田案以上大夫餼賓介

公於賓壹食再饗注饗謂享太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

本則饗禮享太牢可知但饗無酒饗禮有酒故曰饗言言饗則食在饗前公食言設洗如饗則饗在食前先後出於主君之意故不定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注燕謂禽羞薦為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

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壹食壹饗注饗與食皆介為介從饗

欽定義疏賓於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於朝則此之拜

賜自拜饗食燕耳羞與俶獻未必僕僕亟拜也因饗

食而及燕因又及羞獻之無常數以類連舉之耳

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

無償注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功敵者易

直往古文致饗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償以己本

侑皆作有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注酬幣饗禮酬賓酒之幣也所用木

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蕙田案以上食饗燕羞獻

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

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

之事君臣同之疏此直言饗食不言燕其實亦有昭二年左傳

蕙田案以上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於館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

以此服之不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不拜示

將去不純為主也帥道也介

文曰迎於門外古文帥為年

敖氏繼公曰不言出請入告女省也禮不

主於己故不拜大夫亦襲至廟門乃執玉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注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

立於中堂少西而致命

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

立注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右大夫且前受也必立受命者

朱子曰今按或舍於大夫廟中則當退於堂之西北

負室牖而立

方氏補曰大夫南面致圭如主君親臨之

也賓不北面受而並受如聘君親受之也

盛氏世佐曰升不由階不敢以

主人自居也左大夫之東也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於阼階東注大夫

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者欲

親見賁人藏之也賓還階階下西面立

盛氏世佐曰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蓋分庭而行者

賓主之禮也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賓主自居故皆中庭而行異於

常法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注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賓

階凡介之位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注賄于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

未育收也

服相厚之至也

亦當厚禮於彼故特加此束紡是以鄭云相厚之至也鄭注周禮云布帛曰繡是

賄為財物與人財物謂之賄又注周禮內司服云素紗者今之白縹也則此束紡

者素紗也故

據漢法況之



盛氏世佐曰於是言聘則還璋之時實與大夫尙襲矣所謂圭璋特而襲也賄主君所以報聘也既以圭璋還之而又加之以束紵厚往而薄來也聘之禮重於享而報聘之物乃輕於報享者其輕財重禮之義乎且享禮受之而於聘則無所受故分別報之亦取相稱而已

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注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璧琮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也疏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則琮也以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大夫出賓送不拜

蕙田案以上還玉報享

公館賓注為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賓辟注不敢受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君有事於諸臣之意也公朝服賓辟注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凡家車造廟門乃下上介聽命注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聘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聘

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注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蕙田案公曰拜聘享與問謝聘君也所謂拜貺也拜送賓以賓將去也

公退賓從請命於朝注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公辭賓退注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且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於朝明日答拜禮賜遂行方氏苞曰賓不拜而退所以示主君之拜乃答其君之禮而已不敢尸即致辭不曰拜辱而曰請命之義也

盛氏世佐曰辭辭其請也賓不拜不敢與敵者拜辱之禮同也凡拜辱之禮所拜者不見拜於門外乃退蕙田案以上主君就賓館注發去乃拜乘禽明遂行舍於郊注姑

賓三拜乘禽於朝訝聽之注發去乃拜乘禽明遂行舍於郊注姑宿近郊自展輪

蕙田案以上賓拜賜遂行

公使卿贈如覲幣注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受於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注不人無償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眾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眾介如其面幣士送至於竟

蕙田案以上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注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言反命於君也必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與

放氏繼公曰不敢徑入恭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與



朝服載旌注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禳乃入注禳祭名也為行道累

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

陳他介皆否注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

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言他容眾從者 疏賓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饗餼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宿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賄幣八也皆主君禮賜使者皆用束錦故曰公幣賓之私幣畧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宿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賄則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饗餼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宿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賄幣五也降於賓者以其上介無郊賄幣又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賄如其面幣通前則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士介四人直有郊賄報私幣主國卿大夫報士介私而士介私幣數不甚明禮於君者謂用束紡禮用束帛乘皮以禮於君者是其正故不陳之禮於已者以其榮故陳之聘君以幣問卿而其卿不報聘君之幣者以其尊卑不敵若報之嫌其敬體故也

朱子曰案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疏於上介公幣云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大夫五則前公幣中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

饗之前

張氏爾岐曰禮於君者不陳以使者將親執以告

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注不加於其皮上祭其多也公南鄉注亦率告於君君乃

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注亦率告於君君乃上介執璋屈纁立於其

左注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反命日以君命聘於某君某君受幣於

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注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

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注亦于使者之東率自公左受玉注亦于使者之東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注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

於其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畧之

張氏爾岐曰受上介璋賓受之也賓受璋當亦垂纁而致命本以君夫人聘君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故言致命若非君命然也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注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

禮玉亦如之注亦執東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幸受之

幣在外也士介後取皮也



張氏爾岐曰賓將告君之時上介出至帛士介取皮賓執玉帛以告宰受玉帛士即自士介後居其右而受皮向東藏之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注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

公曰然而不善乎注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女也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

再拜注受上介幣當拜公言私幣不告注亦告君勞之再拜稽首

君答再拜注勞之以道路勤苦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注言此物某君

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其為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君其以賜乎注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也

蕙田案有獻謂彼國之君於常幣外別有賜予故獻之於君云以為君賚賜之用謙未必當君用也敖氏以為賄禮中之物則是彼國所遺於主君者非賓之私物詎可謂之獻乎其說非是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注徒請空手不執其幣君勞之再拜稽

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注上介四人旅一拜又賤也君使宰賜使者幣

使者再拜稽首注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

以上幣授之方氏苞曰昭公四年左傳杜洩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路復命而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注上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乃退

皆出去注君揖入介皆送至於使者之門注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乃退

揖注揖使者拜其辱注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上介

蕙田案以上歸反命

釋幣於門注門大門也主於闕布席於闕西闕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其

廟出先見行入時先見門餘如初於廟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疏出時自

敖氏繼公曰行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為出入之限入則禮之

乃至於福筵几於室薦脯醢注告反也薦進也疏似特牲少牢司

已觴酒陳注主人酌進奠一獻也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

釋幣反釋奠器出謹入也疏不言奠而言陳以其下仍有室老

諸侯遣使交聘

三



及士獻以備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也席於阼注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酢此乃於外行來告反故在阼不在室與正祭異也又正祭有尸尸飲薦脯醢注酢以尸爵酢主人此告祭無尸爵皆奠故別取爵以酢主人亦異也薦脯醢注酢此雖無俎亦薦脯醢於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二獻注至老亞獻士三有薦俎此雖無俎亦薦脯醢於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注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正祭爵酌主人自酢也注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正祭首正故舉注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正祭前以包後注此通三獻皆獻奠訖別取爵自酢故云輒取爵酌也正祭

盛氏世佐曰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為三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士者以其皆從行之貴臣故助主人釋奠也

一人舉爵注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獻從者注此欲獻酬從者不得

行酬似鄉飲酒鄉射一人舉爵注此欲獻酬從者不得待獻介眾賓後乃行酬亦然也注此欲獻酬從者不得獻從者注此欲獻酬從者不得

國君行酬乃出注主人舉奠酬從者上介至亦如之注此欲獻酬從者不得

蕙田案以上禮門及禩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注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不郊

勞注子未不筵几注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

殯宮亦得為廟設几筵亦可矣但始死不

蕙田案筵几所以依神也於殯宮則不設臣

子之心不忍遽神之也必受於殯宮者有二

義一則大夫方為君持服不可以入廟攝行

禮一則以所聘者故君也雖薨而聘君之命

不可以不達故就殯宮致命在使者為不廢

命在主國為不死其君也與使者以尸將命

其義互相發敖氏以為受於廟者非

觀承案下文特著夫人世子之喪君使大夫

受於廟之文則此國君之喪可知不受於廟

也蓋聘主國君雖薨而聘君之命不可不達

自當就殯宮致命耳敖氏之說誠未當注義

為長也

不禮賓注喪降主人畢歸禮注賓所飲食不可廢賓唯饗餼之受

也禮謂饗餼饗食

諸侯遣使交聘



注受正不  
受加也

不賄不禮玉不贈注喪殺禮遭夫人世子之喪君

不受使大夫受於廟其他如遭君喪注夫人世子死君為喪主使

遭喪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遭喪諸主國

其他謂注禮所降禮所降

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

時在裏為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

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注疏向來所釋皆是君主始薨假令君薨踰年

嗣子即位鄰國朝聘以吉禮受之於廟雖踰年而未葬則亦使人受之

李氏如圭曰更言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喪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

也注禮記大夫筮宅史練冠長衣以筮則練冠長衣者以凶接吉之服也

聘君若薨於後入竟則遂注既接於赴者未至則哭於巷

衰於館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也哭於巷者哭於巷門未可為位也

禮注受饗不受饗食注亦不赴者至則衰而出注禮為鄰國關於

也注禮主人所歸禮則實可以凶服受之其正

行聘享則著吉服故雜記云執玉不麻是也

盛氏世修曰使者出竟在君未葬之前則赴者之至自宜後於聘且聘者君

生時所命也既將公而後發其凶問亦事之次也然則聘時吉服之義明矣

唯稍受之注稍稟食也疏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者既多不可闕於稍

歸執圭復命於殯升自西階不升堂注復命於殯者臣子之

奔父母之喪升自西階此復命於殯亦升自西階法

生時出必告反必面故云臣子於君父存亡同也疏按禮記

欽定義疏雜記執玉不麻謂平常時也至有君喪既聘

而受還玉及歸而復命則麻可也禮窮則不得不然

也

子即位不哭注將有告請之事宜清靜也不言世子者君薨也諸臣待之亦

謂子踰年稱君奔喪云奔父之疏按公羊傳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

喪在家者待之皆如朝夕哭位注疏復命如聘介以公賜告無勞

哭注使者既復命與介入北鄉哭注北鄉哭新至別於朝夕疏使者升

其復命之時介在幣南北面去殯遠復命訖除去幣賓更與介前入近殯北

鄉哭鄉內為入新至別於朝夕者朝夕哭位在階下西面今於殯前北鄉

括髮注悲衰變於外臣也疏案奔喪云至於家人門左升自西階東面哭括

入門右即位踊注從臣位自哭至踊如奔喪禮疏按奔喪云袒括髮於

蕙田案以上聘君薨

諸侯遣使交聘



若有私喪則哭於館衰而居不饗食注私喪謂其父母哭於館衰而居不敢以私喪自聞

於主國凶服於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疏衰而居謂服衰居館行聘享則皮弁吉服公羊傳何氏注聞大喪而不反重君命也徐行謂君當使人追代之以此言之使雖未出國境聞父母之喪遂行不敢歸

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注已有衰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朝服既反命出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

疏朝服反命出門去朝服還服吉時深衣三日成服乃去之盛氏世佐曰案奔喪之禮有二一是平時聞赴遂歸在道不及成服則服深衣素委貌至家三哭之明日乃喪服杖於序東所謂三日成服也一是以君命出使不得遽歸則成服於外至家固已喪服不俟三日所謂若不得行則成服而後行也此經所陳創成服而後行之事然則出公門即反喪服矣疏乃引未成服而奔喪者之禮以釋之非

蕙田案上文云衰而居此云衰而從之則已成服矣何用至家轉服深衣三日而成服乎盛氏駁疏義極當

又案以上賓有私喪賈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為之具而殯注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疏不殯於館取其至殯

朱子曰今案周禮注疏云權殯於館此疏非是

介攝其命注為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命君弔介為主人為主人以介與賓弔命於君尊也疏古者賓賜賜家臣適子皆從行是於延陵季子聘於齊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主人歸禮幣必以用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不必如賓禮疏主人禮幣必以用不

介受賓禮無辭也注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

不饗食歸介復命柩止於門外注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應路又有三朝內朝在路寢庭正朝在路門外應門外無朝外朝當在

蕙田案此泉門當作庫門疏誤也

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卒殯成節乃去疏卒復命送至賓之家人殯於兩楹之間

若大夫介卒亦如之注不言上介者小聘上君往就弔殯訖君與大夫盡去

五豐堂疏

諸侯遣使交聘

長



聘上介是大夫而言經不言上介則大夫介卒中兼有聘使大夫其卒亦如之故鄭云不言上介小聘上介士也欲兼見小聘之法也若小聘上介未介皆士則人下文士介死中以其下文更不見小聘賓介死法故此兼言之也

士介死為之棺斂之注不具他衣物也自以時服也

欽定義疏君於士有致禭之禮豈於他國士介而不具

衣物者是非哀死恤喪之誼也敖氏云棺具互文亦

未盡經義蓋具兼殯斂備其用者周士介則僅及其

棺斂之需而已

君不弔焉注王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於棺造於朝

介將命注未將命請侯問之後也以極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

於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

蕙田案以上賓介卒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

升不郊勞注謂於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而猶觀也私觀庭中受

其禮如為介三介注如為介如為大聘上介蕙田案以上小聘

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事謂盟會之屬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

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者

客讀諸門外注受其意既聘享賓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主人使人與

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於館注為書報也明日君館之注既報館之

欽定義疏還玉之明日館賓館賓之明日賓行經之次

第本如此惟有故加書則於還玉日多反命一事耳

記此者嫌加書或當有遷延未得明日館賓也

蕙田案以上記有故卒聘加書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

而已古文資作齋

朱子曰案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

五禮與三事諸侯遣使交聘



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  
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注謂前夕幣之間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  
少退別於其處臣也疏謂已受命日夕幣之  
前使者及介朝君之  
時皆同位北面東上

蕙田案敖繼公以日朝為每日常朝其說甚

鑿

出祖釋軼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注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  
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

軼為行始也詩傳曰軼道祭也謂祭道路之神春秋傳曰軼涉山川然則軼山行  
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伏牲其上使者為軼祭酒脯所告也卿  
大夫處者於是餞之飲酒於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  
可也古文軼作軼 疏道路之神有二在國內釋幣於行者謂平適道路之神出  
國門釋奠於軼者謂山行道路之神周禮犬人職云伏座亦如之是用犬也詩云  
取羝以軼是用羊也是犬羊各用其一未必並用之言可者人君有牲大夫無牲  
直用酒脯此見出行時祭軼  
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

蕙田案以上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

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注圭所執以為瑞節也剡上象天圓地方也纁采  
曰纁以草衣木版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

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纁或作纁今文作纁 疏下不糾象地方上剡象天圓  
凡圭天子鎮圭公桓圭侯信圭皆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唯長短依命  
數不同凡言纁者皆蒙水草之文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皆是纁朱也  
不版大小一如玉制然後以韋衣包之大小各如其板三色再就者一采為再就  
二采即六等也一而為一就  
三采據公侯伯子男則二采

朱子曰案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

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

問諸侯朱纁纁八寸注一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日朝於諸侯曰  
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 疏上云三采六等此二

采下云四就者臣禮與君禮異此二采雖與子男同但一采為一而二采為再而  
為四等今臣一采為一就二采為再就是二采當君一采之處典瑞云瑑圭璋璧  
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亦是臣 采其當君一采一而之處降於天子降於朝  
天子也諸侯自相朝亦同圭與纁九寸侯伯以下依命數諸侯遣臣自相問若遣  
臣問天子圭與纁亦八寸此言八寸據上公之臣侯  
伯之臣則六寸子男之臣則四寸各降其君一等 皆元纁繫長尺絢組  
注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為飾皆  
用五采組上以元下以絳為地今文絢作絢

張氏爾岐曰纁以藉玉繫以聯玉與纁組即所  
以飾繫者其質上元下纁而又加五采之組也

問大夫之幣侯於郊為肆又齋皮馬注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  
侯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

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為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者初行舍於近郊幣云肆  
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不於朝付之者辟君禮也必陳列之者不夕也

諸侯遣使交聘



蕙田案以上記朝聘玉帛

辭無常遜而說注遜順也大夫使受命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注更  
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注至極也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注辭辭不受也對答問也

蕙田案以上記辭

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注館者必於廟不館於  
官師以上有廟有注管人掌客館管人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注管人掌客館  
下及士注管人掌客館

蕙田案以上記館

飧不致注不以束帛致命賓不拜注以不致命沐浴而食之注自潔清  
賜也記此重注草次饌飧具輕

蕙田案以上記設飧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注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眾介

盛氏世佐曰訝即經所謂訝賓於館者周禮云凡賓客諸侯有訝訝卿有大夫  
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注云此謂朝聘聘問之曰王所訝以迎賓客於館之訝  
是也蓋訝有二一待事於客之訝秋官掌訝是也一為之一是迎賓於  
館之訝此記所陳是也以陪於賓一等者為之天子二訝俱有諸侯無掌訝即  
以大夫士迎賓於館者兼之故下文賓  
就館訝以公使已待事之命告賓也

賓即館訝將公命注使已迎

蕙田案賓即館謂聘享既畢就館之時教氏  
以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非

又見之以其摯注又復也復以私禮見者訝將舍於賓館一賓既將公  
事復見訝以其摯注既已也公事聘字問大夫復也賓既將公

蕙田案以上記訝者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言國獨以此為寶也四器謂圭  
璋璧琮一疏此據公侯伯之使者  
若子男使者聘用  
璧琮享用琥璜

蕙田案以上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注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  
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一疏



朝聘陳賓介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使其臣聘又各降二等其大皆依其步數就西方而置之未行禮之時止於次中至將行禮賓乃出次凡為次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故云少退於君之次

蕙田案以上記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注儀之也曲禮曰凡執圭器執輕如不克疏此謂將聘於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纜授賓賓襲受之節

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踰踰如有循疏賓入門皇謂未至堂時升堂讓謂升堂東面向主君之時將授志趨謂賓執玉向楹將授玉之時念鄉入門在庭時執玉徐趨今當亦然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注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趨曲禮曰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特志於趨耳言其急於授君而行速也

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下如送者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

欽定義疏賈氏以下為下堂退為賓出廟門者朱子於

論語已質其非而敖氏以爭字為句謂尚疾者恐亦

非執輕如不克之意蓋執玉以授君當執其下君則

從其上受之故授之時如爭承物者然玉已授而手

在下猶若有所送也

蕙田案敖繼公以授如爭為句承下如送為

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為句趨授如爭為句皆

非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豚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也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後階趨進翼如也

朱子曰案趨進進字衍卷豚義見曲禮卷轉也豚之

言若有循

及門正焉注容色復故此皆執圭入廟門時執圭入廟門時

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眾介北面

踰焉注容貌舒揚疏此謂賓行聘敬介從入門左北面私覲愉愉焉注容貌和敬疏舒於盈容也出如舒

雁注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雁也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

疏此出廟門之外又舒緩於愉愉也

諸侯遣使交聘

且



汪復記執  
玉異說

蕙田案以上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注隨入不並行也間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為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馬出當從厥也餘物皆東藏之內府

蕙田案以上記庭實入出

多貨則傷於德注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君子於玉比德焉朝聘之幣美禮以為瑞節重禮也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為德也則沒禮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賄

在聘于賄注賄財也于讀曰為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為之財也賓客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

蕙田案以上記貨幣之度

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練也練所以緼藉玉

陸氏佃曰無藉若圭璋特是也經言練又別言藉則藉非練矣藉若璧以帛琮以錦之類公側襲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此無藉者之玉也束帛加璧則藉矣

蕙田案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見於鄭注曲禮其說不可易而又以練為藉殊為牽合辨見別卷

又案以上記執玉襲

禮不拜至注以賓不於是始至今文禮為體

張氏爾岐曰禮為聘享畢公禮賓也疏以為聘時似非經意

醴尊於東箱瓦大一有豐注瓦大瓦尊豐承尊器加豆而卑薦脯五臟祭半

臟橫之注臟肺如版然者或謂之庭皆取直貌焉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注卒謂後扱

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疏主人牽者從賓以出於門外賓之士介迎受之

蕙田案以上記禮賓之事

既覲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注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擯者入以自字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擯者入告出禮辭注辭其獻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注送獻不入者奉物禮輕擯者

諸侯遣使交聘

三



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  
賓固辭公答再拜注拜受於賓也固亦衍字擯者立於闕外以相拜賓辟注相賓也  
擯者授宰夫於中庭注東藏之說乃介觀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注兄弟謂同姓若昏姻甥舅有親者問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

蕙田案以上記私獻

若君不見注君有疾若他故不見使者使大夫受注受聘享也大夫上卿也自下聽命自西

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注此儀如還圭然而賓大夫易處耳受之此大夫於賓左受之故云易處也不禮注辟正主也

蕙田案以上記君不親受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注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釋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

蕙田案以上記大夫勞賓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羹飪謂饌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

昭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祫不祭昭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祫不祭則士介不祭也士之初行不釋幣於禰不祭可也僕為祝祝曰孝孫某

孝子某薦嘉禮於皇祖某甫皇考某子注僕為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 疏若然諸侯

不攝官使祝祝策矣案定四年祝佗又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無事若召到主國祭養之時得不攝官乎但大夫使僕攝祝則是本無祝官與諸侯異耳

放氏繼公曰并祭祖禰盛之一牢而非祭并祭而一尸皆異於常禮

欽定義疏孝孫對皇祖為稱孝子對皇考為稱亦科用

其一非兩稱之也竝舉之者以若昭若穆不定惟人

所指耳若并祭祖禰則祝辭但稱孝孫不當并稱孝

子卑統於尊也周公并告太王王季文王而册祝之

辭但云元孫某可以見其例矣在國則祝者公有司

也祝不從行而僕攝之事神之職祝為尊大夫之貴

臣老與士而已此僕為祝者其亦公家之臣與佐食

宗人賓則同行者皆可為之宗人薦豆設敦且亞獻

以其無主婦宗人宜攝之也司馬司士則皆其臣為



之

如饋食之禮

注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年今以太牢也 疏少年禮有尊俎籩豆鼎敦之數陳設之儀皆厭厭之禮九飯三獻之法此皆宜有之至於致爵加爵及

獻兄弟弟子等固當畧之矣

假器於大夫

注不敢以君之器為祭器 胙肉及廋車

也廋車也車也廋也三人掌視車馬之官也廋及之明辭也

張氏爾岐曰祭訖須昨無不徧也夏官廋人職掌養馬

蕙田案以上記賓受饗以祭

聘日致饗明日問大夫

注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 夕夫人歸禮

注與君異日下之也今文歸作饋 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

注以雙為數其賓與上介也古文既為饋

張氏爾岐曰十日之後賓不得時反則致稍廩與乘禽雁鶩之屬行有行列故曰乘禽如饗餼之數者一牢當一雙故聘義云乘禽日伍雙是饗餼五牢者也

上介則日三雙 士介日一雙

士中日則一雙 注甲猶問也不一日 凡獻執一雙委其餘於面

注執一雙以將命也面而其受之則上介受以入告之士舉其餘從之賓不辭拜受於庭上介執之以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上介受亦如之士介拜受於門外

禽羞俶獻比

注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孰自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謂之時賜

蕙田案以上記禮賓之節及羞獻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覲

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高若尤尊大之焉

李氏如圭曰吳季札聘魯請觀周樂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是其類

訝帥之自下門入

注帥猶道也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

蕙田案以上記賓請覲

各以其爵朝服

注此句宜在凡致禮下

蕙田案此記致禮者之爵服

士無饗無饗者無饋

注謂歸饋也

蕙田案此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為之辭矣

注此句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

蕙田案此記賓問大夫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

注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酌幣致其禮也其其實與上介也加籩豆

諸侯遣使交聘

五



謂其實也亦實於  
舊筐饗禮今亡

蕙田案此記致饗禮

無饗者無饗禮

注士介無饗禮

蕙田案此記士無饗

凡餼大夫黍梁稷筐五斛

注謂大夫餼賓上介也器尊而大畧

蕙田案此記大夫餼賓介

既將公事賓請歸

注謂已謂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尊謙也主國問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

凡賓拜

於朝訝聽之

注拜拜賜也唯稍不拜

蕙田案此記賓請歸及拜賜

燕則上介為賓賓為苟敬

注饗食君親為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為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為苟敬苟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更降迎其介以為賓介大夫也雖為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亢禮也王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宰夫獻

宰夫獻

注為主人代公獻

蕙田案此記燕

無行則重賄反幣

注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帛乘皮所以報聘君之享禮也昔秦康公使西乞術聘於魯辭孫而說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反幣者也

子札聘於上國是

蕙田案此記特聘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

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君以社稷故在

注此贊君拜聘享辭也在存也

寡小君拜

注此贊拜夫人聘享辭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親寡君君故體不敢當其惠也其率亦曰寡君拜命之辱

君親寡君

延及二三老拜

注此贊拜問大夫之辭既賜也大夫曰老

又拜送

注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行寡君敢拜送此宜承上

君館之下

蕙田案又拜送三字監本及敖本皆在君親寡君之上唐石經及謝子祥郝敬張爾岐盛世佐諸本竝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為順



又案此四節記公館賓贊拜所釋之辭賈疏最明注云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謂自日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楊氏儀禮圖僅以又拜送句入公館賓章而以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人受玉章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入聘享夫人章君既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入賓問卿章似失注意

賓於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注賓將去以禮主人所以謝之也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故也疏若鄉飲酒送賓賓不答禮有終相類也

蕙田案此記賓釋皮帛於館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注梁與嘉廣為禮過則饋之注饋之生致其半禮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

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謀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

張氏爾岐曰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不饗故致辭異也

其介為介注饗賓有介者尊實行敬禮也疏饗賓於廟之時還以聘之上介為介上經上介主人別行饗則是從賓為介之外復別饗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注卑不與尊齊禮

蕙田案此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注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為神位

蕙田案此記几筵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注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一

曰四十斗注謂一車之米秉有五簋

四秉曰筥注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稱名也若今萊陽之間刈稻聚把有

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秉為一秬注一車之禾三秬為千二

張氏爾岐曰致饗時禾三十車車三秬此其秉數



蕙田案此記米禾之數

薛氏禮圖諸侯相聘之法卿既受命將行之旦釋幣于禰告爲君使乃受命于朝介及眾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始至所聘之境張旛主君使士請事遂入斂旛至近郊張旛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示不敢留賓賓請問示不敢迫主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館于大夫之廟大夫館于士之廟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服至于大門外西次主君迎賓大門內其擯數主君依已之爵位上擯在闈東門外西面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賓出次當闈西北面上介次北眾介亦繼而北使介及陳位相去之數各依聘君之爵位

君朝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賓俱進至末擯問賓亦進至末介間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亦皮弁服請事訖賓入大門內公再拜公揖入遂入賓既入上介不襲執圭屈纁以授賓賓襲而執圭遂與主君揖讓升授玉主君襲受受玉訖祔而立受時介皆入在門內賓祔奉束帛加璧享享皆祔受庭中所陳或皮馬隨國所有次行夫人聘享亦如之皆君爲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賓以醴酒薦脯醢禮以束帛乘馬賓既行私覲奉束錦乘馬以覲既覲而出君送至大門內問君問夫人賓對遂還館賓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雁主君使卿享弁服歸饗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帛乘馬賓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



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饗餼禮饋之以乘馬束錦于賓一食再饗燕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饗賓皆再拜于朝若不親饗食則大夫各以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饋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圭璋賓亦皮弁襲而受于公館賓遂行舍于近郊公使卿贈如受牢禮無饋還境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還家薦于廟

右儀禮聘禮



